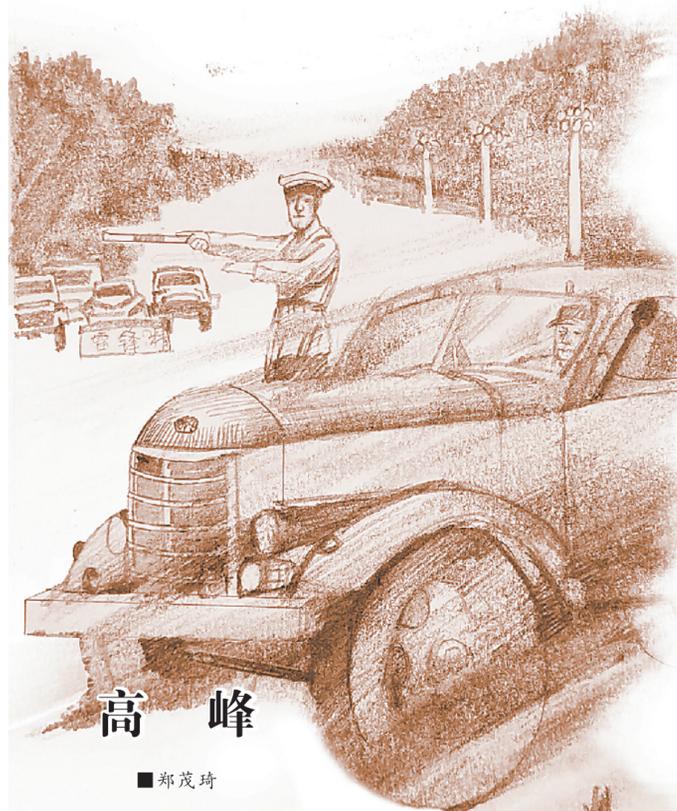


雷锋的车

■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

高峰

■郑茂琦

雷锋像一棵苦里生、甜里长的小树，童年时在风雪中挣扎，盼来了春天，在党的抚育下伸枝吐叶，茁壮成长。每次我读到他的故事，都不禁思考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什么是青春的生命？雷锋是幸福，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，在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之中，找到了最壮丽的人生；雷锋的青春是真正的青春，他“永运力争上游”“永运忘我劳动”“永运谦虚”……

“雷锋出差一千里，好事做了一火车。”雷锋就是这样永不停息地为人民做好事，难怪人们一见到雷锋的车，就会欢欣鼓舞！那歌声仿佛“愤怒的春雷，浩荡的春风！在大地上鸣响，在天空中飞行！一阵阵，一声声——雷锋！雷锋！雷锋！”

《一盘红梨》中，新来的公社秘书，临时决定去潘妮儿家帮学校收取书本费，但无意中发现这是一户军烈属，急忙回去端来一盘红梨，跟潘妮儿说自己来慰问的，并暗自替她补齐书本费。故事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高尚精神和人们对英雄、对军烈属发自内心的崇敬。崇高英雄才会产生英雄。英雄就是人们仰望的高峰。



版式设计：李振晨



春雨无声

■程多宝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例行营务会，三个连队的主官早早到了。训练本来就累，时令又是初春，大家困乏得打不起精神。营长大何一看，说开吧吧，早完了各回各的，都有一堆的事。

连队主官们的视线绕了一圈，营部会议室布局极其简朴，没什么新家当，只好又定格在大何的脸上。

会议开得有点“套路”。大家轮流发言刚结束，窗外就有了动静，那是说来就来的雨。连队主官们的情绪有了异样，大何知道，他们都惦记着自己连队的事，指望例会早点结束。

这种时候，他一个营长，也不好说什么。其实，会议的有关精神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一到三月头上，学雷锋这个传统可不能忘。不过，几个连队的汇报，让人提不起劲。

大何急了：要不这样？每人讲一个学雷锋的故事，讲自己印象深刻的。

一片面面相觑：新鲜，头一次这么开会，故事会吗？教导员也没多话，手里的笔，在会议记录本上疾走。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朝大何。大何笑了，好在大何之前就准备好了。这个故事在他心里憋了太久。

“那时候，我还在军事学院当学员班长，一晃十几年了。”大何瞄了一圈，看大家都是期待的神色，话匣子这才彻底地打开了：学员就是学员！学校一通知学雷锋，没等动员，下面就折腾开了。我和副班长统一思想，想着另辟蹊径。我们打算先让每个人写计划，然后贴在墙上也好，送到小广播里播一下也好，这样肯定能在学校引起不小的反响。于是开会当天，出于对会议的重

视，我特意换上了新鞋袜。会上，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对策。其中有个叫马翔的，头一回热情似火。马翔是孤儿，平日有点闷，没想到这回活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趁热打铁，说，明天就把个人计划都交上来，我们力争第一家贴起来，第一家在广播里亮相。

大何顿了一下，会议室里静静的，窗外的雨也歇了，可能是想溜进来听故事：大家闻风而动，可是全班都交了，就差马翔一个。怎么办？是他不会写？还是他不想做？一个个问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真是烦心。终于，到了晚上，我发动全班向他开了炮。我把大家的计划书摊在桌面上。“大家的都在这了。马翔，你的呢？”

就是这个马翔，他让我记住了这么多年。大何缓了缓语气继续说：马翔在众目睽睽下站了起来。他说，我的打算在这儿。说着，他端出了自己的笔记本，本子上也不见有什么计划……只是，本子中间夹了一块布一样的东西。“班长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”这是啥，怎么这么眼熟？我接过来，这不是我扔掉的旧袜子吗？“班长，这是你的，我看还能穿，就捡了回来。你看，我洗好了，又补了一块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我看过报纸，雷锋同志就是这么做的。”

营长大何抬头望了望大家，说：“就是这双袜子，它今天就穿在我的脚上，每年三月，我总拿出来，再穿一次。”

教导员什么时候宣布散会的，大何记不清楚了。他还在沉思之中，大家围上来，想看大何脚上的袜子。大何的眼圈红了，半晌才缓过神来，连声说：“算了！算了！”

大家出门的时候，一个个都低着头盯着脚上的袜子，好像还想说点什么。外面的细雨，不知什么时候又下了起来，星星点点，如绣针，如春天的绒毛，飘飘洒洒，静静地沐浴着那座青春的营盘……

回望青春

■刘勇

20世纪80年代，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军都山里，紧挨着首都。山里的春天，多少有点恋旧，羞羞答答。已经春天了，深山里的桃花、杏花、海棠花才刚绽放。迎着风，暖暖的山也终于开始泛绿了。

春天，也预示着忙的开始，我们维修班接到了新任务。这次任务有难度，上级要求我们制造30套高端防护密码门。单位唯一的工程师邓工也来了，亲自坐镇指挥。在当时，这种门听起来很神秘，同班的谭梦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整天盯着图纸，缠着邓工问这问那。晚上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抱着机械制图的“啃”，成宿成宿地不睡。眼看一本书被他用笔画满了！邓工看着书，哭笑不得，只好说，送你，好好学。

谭梦奎体格瘦弱，细弱的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，显得十分憨厚。班长说过，这家伙不成功，不要休。我不明白地问，干一件事也有不成功的？班长挥挥手说，不要跟我辩论这个，我没你肚里墨水多。密码门是有标准的，钢板、压条、焊缝等都有要求，马虎不得。这不比做行军帐篷，固定长个三五毫米，反倒是好事，在地下更牢固。谭梦奎看不懂图纸，但他有钻劲，从下第一块钢板开始，他睡着那双小牛眼，每一个环节，哪怕是一次焊接，一个打孔，他都亲力亲为。邓工有时会问，你们的认真劲要有谭梦奎十分之一，我们的任务就能轻松一半。

一次，一个门的外边框焊好后，下一步要打孔，上来两个战士愣是把门架起来，班长喊上我和谭梦奎一块抬。就见战士们使出全身气力，个个脸憋得跟紫茄子一样，门才被晃悠悠地架起来，艰难地放在打孔机上。孔打好了，架门的两个战友以为已经稳当了，还没等班长喊放下，就提前抽手。就听谭梦奎一声呼叫，他的左脚尖被压住了，重重的门

地喝着，然后一抹嘴说：“我们玩打仗的游戏，俺又赢了！”

吃过晚饭，天已经擦黑了，点点灯光让山乡重回静谧。油灯下，我递给正在看小说的小王老师八角一分钱，对他说：“给你，潘妮儿交了李二弟的书本费。”只见小王老师瞪大眼睛，嘴巴张得老大：“什么？公社的董书记刚刚给了我八毛一，也是说潘妮儿交的！”

一场冬雪，让群山和小小的山乡都被披上了晶莹闪亮的银装。与寒冷天气相反，是欢送适龄青年入伍的热烈气氛。人们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向即将启程的年轻人致敬。在公社的大门口，我看到李二弟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，胸前佩戴着大红花，正在和潘妮儿道别。

雪还在下着，这更加激起了孩子们的热情。十几个鼻尖儿冻得通红，在大路两旁聚集着，带着羡慕的眼光观看着哥哥们参军入伍的火热场面。雪花飞舞中，一声声清脆的童音在群山间久久回荡：“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！”“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！”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大学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公社的秘书。

公社位于冀东一个山区，距离县城约50华里，名字很好听，叫梨树公社。那时候，我有着一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劲头，从县城坐上公社供销社来拉货的马车，一路穿山越岭，约摸四个小时的工夫，才到达目的地。一路上，我觉得一切是那么新奇——天空是湛蓝的，溪水是清澈的，山峦是苍翠的，间或有炊烟在山窝间袅袅升起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到了工作地点，已是晌午时分。当天，公社干部大多数去村里蹲点抓工作了，书记专门交代和我分在一个宿舍的小王老师留下来安顿我。公社机关所在地曾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，五间正房是公社干部的办公室，西边一溜儿厢房是信用社、税务所和兽医站的办公用房，最里边的一间，就是我们的宿舍了。

小王老师热情地接过我手里的行李，朗声说：“欢迎大学生来到我们公社！”我一进门，就看到一个土炕，炕上摆着一个四方方的木小饭桌。小饭桌上居然还摆着一盘红梨。新鲜的红梨，芳香扑鼻，突然放光，红彤彤的表面还撒着细腻的水珠儿。“这是我们公社特地欢迎大学生的！”小王老师真诚地说。

盘腿坐在小饭桌旁，我吃了自己到基层工作后的第一顿饭：高粱米粥，加上白菜炖豆腐。边吃边聊，我问小王老师：“学校里有啥困难没有？”“困难倒没啥，就是快开学了，书本费还没收齐……”小王老师欲言又止。

“还差谁的？”我问道。“村东头紧靠河边的那一家，潘妮儿家，她家老二书本费还没交。”小王老师回答。

我心里想下午正好没事，不妨去会一会这个“不自觉”的潘妮儿，也算是帮着学校去解决一个难题。

时值天高气爽的季节，庄稼正在收割，田野处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。村东头有一条几米宽的小溪，溪水清可见底，游鱼追逐流动的白云，透明的小虾在绿绿的水草间嬉戏。举目四望，群山环绕的村落，仿佛世外桃源。

潘妮儿家的院子没有围墙，只是围

一盘红梨

■刘笑伟

了一圈河滩上捡来的大块鹅卵石，上面再插上荆棘。我敲了敲门，就迈进她家的院子。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，还有一个石碾。我高声问：“潘妮儿在吗？”只听屋里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：“在呐，进来吧！”

我一进门，一只母鸡扑棱棱飞到锅台上，锅连着炕，炕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，正在做针线活儿，脸上的皱纹很深很深。她抬起头，问：“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眼前的潘妮儿面容虽有些苍老，但眼神却像屋外的溪水一样清澈。忽然，我看到了墙上挂着一个镜框。那个镜框擦拭得很干净，简直是一尘不染，与屋里的烟火气和几乎乌黑的墙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镜框里的内容更让我心里一惊：那是一张《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》！证书顶端印着庄严的八一军徽和火红的八一军旗。下面印着一行行仿佛在跳动的文字：李大弟同志于1951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，在某部任战士，不幸于1953年6月19日在朝鲜光荣牺牲……其家属得享受烈属优待为荷……落款是中国人民志愿

军司令部、政治部。

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，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心中涌动着崇敬之情。“同志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”潘妮儿再次问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，只能前言不搭后语地说：“我，我没事……我是新来咱们公社工作的刘秘书，来家里认认门。”“哦，都说公社来了个大学生，就是你呀！”潘妮儿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特别慈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们家大弟如果活着，也该长得跟你一样高了……”

泪水瞬间盈满了我的眼眶。“潘妮儿，你等一会儿，我还忘了带一件东西。”说完，我一溜小跑回到宿舍，端起炕桌上那盘红梨就往外冲……

回到潘妮儿家，我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婶子，这是公社慰问军烈属的梨子，您尝尝。”潘妮儿用袖子擦擦眼睛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政府年年都来慰问，我们也没啥困难，不用党和政府操心……”

“娘，我回来啦！”这时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冲进了屋里，掀开水缸的木盖子，拿起水瓢舀了多半瓢水，咕咚咕咚